

便當盒有鬼

呂曉玫很古怪。第一次我問她，同學你好，這裡有人坐嗎？她沒有回話，表情木然，像是失了魂，只剩下空殼子。

高一開學進教室時我隨便找了個位子坐，不巧坐在她旁邊，從此再也換不掉了。她很少說話，上課就是直楞楞的盯著前面，不睡覺也不抄筆記，被點到名也要叫很多次後才有回應。

要填家庭背景的單子發下來，現場寫完的馬上要收，我偷偷在抽屜裡填，呂曉玫卻把整張空白的單子收進書包裡，繼續看著黑板。

她彷彿不是我們這個世界的人，甚至不吃午飯。

中午她也從來沒去打飯，帶便當的同學們也沒見過她去蒸飯室。她總是自顧自走出教室，午睡才回來。阿罕說，他看過呂曉玫坐在校園裡的椅子上，一雙腳不斷的交叉翹起，也沒做什麼，就過了一個中午。

總是到福利社打牙祭的同學們則堅稱，如果呂曉玫出現在福利社，他們寧可餓死，三個月都不會接近放涼麵的架子。我知道他們胡說，飢餓會讓你做任何事情。

我也是少數沒訂團膳的之一，但是我吃團膳。規則很簡單，大家都吃得差不多了，我們這些便當族就能趕快出動。班上女生多，總會剩下許多白飯還有青菜，我也很期待有茄子、紅蘿蔔、苦瓜的時候，代表今天可以加很多菜。總是撿剩下來的團膳也有缺點，因為肉片一下子就被夾完了，很難吃到雞排或者牛肉塊。

我得有我的方法。

我拿了兩張回條，在客廳裡無聊地看著深夜電視節目，直到爸爸醉醺醺的回來。我一面撐著他的肩膀，一面把寫了吃團膳的回條塞給他。他看了一眼，嘟囔著聽不懂的話，沾滿酒漬的皮鞋還沒脫就趴到床上去。整個床鋪都是煙味，還有一些讓我過敏的粉香。早上起床時他已經出門了，桌上放著一千元鈔票，再疊上一個五十元，底下壓著簽好的團膳回條。我把錢收起來，回條撕掉，自己簽了一張帶便當的回條交上去。

第二天開始我就帶著便當盒去上學了。我總是遲到，在進教室前先到樓下，把空的便當盒拿進蒸飯室中，中午就能吃到香噴噴的飯菜。不同班級的飯盒放在不同區域，有的便當盒又大又沉，裡面瑰寶不少，有的一看就知道是女生的，小小的很秀氣，飯菜排列得整整齐齊。

廚藝的好壞也有班級之分，三班和四班是我的最愛，至於我們班的，我從來就沒有嘗試過。我很小的時候也吃過媽媽煮的飯，沒什麼印象了，是那種吃過就會遺忘的大眾口味。也可能只是因為小，不懂怎麼嘗出味道，反正，我忘了。

通常我在學校都能吃到肉片或者魚肉塊，很難吃得到雞腿、豬腳這類的大塊頭。因為少了幾塊肉片沒有人會注意，雞腿被撕了一塊，豬腳少了兩條筋可就不是那麼容易解決。整隻拿走就算沒有被發現，我也會覺得過意不去。

不過想到能夠存下一筆錢，就覺得很高興。我離我的夢想又近了一點。每天坐在呂曉玫旁邊其實也還好，上課時她不會轉頭過來跟你瞎扯，我可以專心在畫本上進行創作，不會受到打擾。畫本是專心畫作用的，但平時我也會在課本上隨意塗鴉，反正空白

在哪裡，我的畫筆就到哪裡。把空白處填滿，像把一道道佳餚填進我的便當盒裡，滿足原先的空洞。

呂曉玫會被排擠的確實原因，應該沒有多少人說得出來。討人厭、醜八怪、臭蛋……大部分的同學這麼說。

其實她不算醜，只是一臉失神模樣，讓人聯想到倩女幽魂裡的女鬼。她的身上散發著怪怪的味道，有點像嘔吐味，揉雜著刺鼻的濃香，像廁所裡的明星花露水。只要她一走過，背後的同学就會嫌惡地捏起鼻子，互相推擠笑成一團。

但當她換衣服的時候，男生們都在偷看她。少數女生的體育服是直接在教室裡換的，她們把體育服套上，從裡頭拉出制服來，大功告成。這樣的女生多半都是大喇喇的女同學。呂曉玫也在教室裡換，而且她的技術不太好。有時她的手舉高了，不只腰露出來，還會露出一截彩色胸衣。我坐在她旁邊，有時甚至看到她胸前的陰影，以及暗影裡頭，細碎的玫瑰色傷痕。

阿罕是班上最愛捉弄同學的人。他走到我們旁邊，跟我打完招呼，說：「呂曉玫好。」然後忽然出手，拔掉她的髮箍，舉得高高的，「我拿到了，我拿到了，」飛快地跑到教室前。

呂曉玫只是睜大了眼睛，看著驚呼中的阿罕。她沒有特別的表情，張開了嘴卻沒有說話，又閉上了，從抽屜裡拿出一本課本，翻開放在桌面，好像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。

阿罕當然不會放過她。他走回來，作勢要還給呂曉玫，卻突然把手一放，「啪」的一聲落在地上。

全班都看著她。

伸出手的呂曉玫愣了一下。她壓著裙子，慢慢蹲下去，雙膝著地，再用雙手把書捧起來。書皮沾滿了地上的灰塵，她面無表情的把桌上的書收進抽屜。

我注意到，她是跪著撿書的。她的裙子因為跪下而拉起一角，沿著大腿骨內側，有一些像是掐傷的瘀青。

班上決定繼續捉弄她。我和阿罕弄來許多幼稚的把戲，雨天拿蝸牛，晴天用報紙包曬乾的糞條，趁她出去時放在她的包包裡。我坐在她旁邊，但我並不想在中午吃飯時做這種噁心事，況且我還要拿我的便當盒。

於是我趁她下課去上廁所時，把她的書包拉開一角，快速的塞進去。我在她的包包裡摸到了不尋常的東西，一對長長的鞋跟頂到我伸進去的手掌。

她對我們的捉弄從來就沒有回應。阿罕覺得無聊，不再逗弄她，全班開始把她當成空氣人。

我後來發現，她身上充滿了新舊交雜的傷痕。她的手臂上常有許多明顯的瘀青，一道一道，當她伸出手臂，就像一對長滿花紋的蛇。蛇體上還可看見圓點狀的結痂，旁邊散布一環粉紅漸層燒灼痕跡。

在我們這種三流學校裡，抽菸並不罕見。但是呂曉玫的牙齒很白，沒有菸漬，我也沒在上學時見過她吞雲吐霧的樣子。

開學後一陣子，我收到了輔導室的通知，要在上某一堂午休前的課時到輔導室。爲了炫耀這份特權，我故意等上課鐘響，老師進了教室，才舉手告訴老師這件事，在眾目

睽睽之下走出教室。

輔導老師問了我許多家裡的事情。爸爸的工作是什麼？媽媽為什麼離開我們？家裡的經濟有沒有困難？我有一搭沒一搭的應答著，心裡卻想著我的午餐，直到話題漸漸圍繞在爸爸身上。

和爸爸的關係好嗎？

和爸爸的關係？我不知道該如何描述。

我和他很少說到話。當他深夜回來時，即使沒醉，也只是攤坐在沙發上，摸摸我的頭，趕我去睡覺。偶爾他會問起學校發生的事，但那只在他心情非常好的時候。他從不罵我，也從未打過我，假如我拿出考差了的成績單請他簽名，以前他還會皺皺眉頭，現在他只會長長嘆一口氣，趕我去睡覺。

即使我早就擁有自己簽名的技能，我還是會定時拿出成績單給他，因為那是我們少有互動機會。第二天我會拿起簽好的成績單，對著光看，因為曾經有一次我在成績單的角落，看到濕潤又乾過的毛邊。我時常想像著，會不會有一次，他露出一點點愧疚不安的表情，緊緊的抱住我。我想聞聞他胸前衣領的味道，感受他的心臟砰砰跳動。

但那從未發生過。

我想起國中時班上有位同學，一年四季都穿著長袖長褲。我們喜歡取笑他，直到有次他受不了了，捲起褲管，給我們看上面一條一條的紅印。

我是不是也該穿上厚重的上衣，遮掩我痠疼的胸口呢？

「我們的關係很好呀，我爸喜歡看我畫的畫。」我這麼回答輔導老師。

「你先回去上課吧，順便請你們班的呂曉玫來輔導室。我們下次有機會再聊，有什麼事情都可以來找老師。」輔導老師說。

我看了看錶，時間差不多中午，可以順路去蒸飯室。

此後，輔導室定期會找我們兩人去會談，通常都是我先去，結束後回來叫她。頭幾次她還會去，後來她只是默默點頭，繼續在教室裡上課。我注意到她身上的瘀青越來越多，也越來越大塊。

午餐錢省下來，我終於有辦法買一套高級水彩畫鉛筆。上課四十五分鐘才下課十分鐘，當然要利用老師滔滔不絕時畫畫。中午前的課最讓人難耐，我開始想像著早上放進便當盒的各式菜色，配上團膳後成為上等午餐，把他們一一畫下來。沙茶肉片佐紅蘿蔔，三杯雞配青椒芋泥，沒有雞肉塊的雞湯，加上火雞肉飯裡只有鹹味的火雞肉。得意極了。霍格華茲的魔法算什麼，我也是隨手一畫，一毛錢都沒付，就能跑出滿桌的料理。

畫完午餐，我就開始為我未來那幅巨大的畫作構圖，那是一幅我一直夢想著的，一定會完成的作品。我在畫本上先用鉛筆構圖，然後是水彩筆，然後用橡皮擦製造光影。我的畫本有連續的好幾頁都是這幅圖，每一幅的構圖都有點不一樣。有時候畫中我爸牽著我的手，有時候我拉著他的衣服，小時候的我不夠高，所以還托不到他的肩膀，舉高手，也沒辦法解開他的領帶和釦子。

但我無法畫出現在的爸爸。我腦海中有著他的輪廓，卻怎麼也畫不出他的精神。現在的他，模模糊糊的，好像月夜下的一抹影子，一到白天就散了。

不知道呂曉玫和她的家人是怎麼相處的？我從老師那兒得知呂曉玫也沒有媽媽，還

得知她曾經因為受虐，與她爸爸分離了一陣子，最近才又回到家中同住。

她身上的傷痕是怎麼回事？他書包裡那雙倒置的鞋跟，又是怎麼回事？我看了看坐在身旁的呂曉玫，忽然覺得她與我很相似。她的雙手雙腳爬滿受虐的痕跡，而我則在沙發上，期盼爸爸隨意一句關心、甚至是責罰的話。

有一個時候，我和呂曉玫不得不站在同一個陣線：她和我一樣都是零分的常客。如果有選擇題，我能猜對幾題而得到分數，但她一樣堅持著保有她的鴨蛋。我覺得好笑，她上課總是打開課本，不睡覺不畫畫，不做別的事情，考起來跟我一樣爛。

她的狀態和我爸有點像。有時候我會睡在沙發上，等晚一點，我爸跌跌撞撞的撲在鐵門上開鎖吵醒我。我扶他到床上，幫他脫鞋子，拉掉領帶，一面告訴他今天發生的事：阿罕又欺負了誰；老師說下次再考零分要見我的爸爸，和媽媽；爸你今天髮型很酷喔；今天看到公車站有人在塗鴉，醜死了……

我知道，他從來沒有聽進去，一會兒就睡著了。等我醒來，他把零用錢放在桌上，早已經出門去。

脫下襯衫的爸爸只存在很短的時間，而這段期間他幾乎都是睡著的。穿著襯衫的爸爸，是我無法碰觸的一面，只有在深夜交會時，聞得到他的酒氣。

我爸知不知道他兒子在學校都幹些什麼？我把我得意的幾幅畫作故意放在他脫下的衣服旁，或是擺在早上零用錢會出現的桌上。它們從來沒有被移動過。不知道我爸匆匆忙忙去上班前，有沒有看到我的農莊，或是裝滿襯衫領帶的箱子？有次我還把一幅在畫室裡受到稱讚的素描，壓在他的刮鬍刀底下。那天他似乎沒有來得及刮鬍子就出門了。

我會開腳踏車鎖，知道什麼時候教室裡不會有人，也知道拿走多少數字的錢不容易被察覺。人是很多疑的，他們通常都會懷疑自己，是記錯了或者自己弄丟了。輕微的細節實在太容易被自己忽略。

但是我不偷家裡的錢，除非要繳畫室的費用，也盡量不偷其他人的錢。我只拿爸爸放在桌上的五十元，從來不去動他放衣服的箱子，或是地毯下那個褐色信封袋。團膳的事情算是個例外，但我真的需要一筆錢來購買畫具，我說服自己，省下午餐錢應該不算是一種偷竊。何況我把畫好的畫都帶回家裡了。

我常常想像一個情景。我爸應酬回來，眯著眼睛發現牆上掛了一幅巨大的畫像，有半面牆壁的寬，和一整個我那麼高。畫裡面只有兩個人：他笑得很開心，牽著只有小學生身高的我，我手上則抓著剛得到市立美術競賽第一名的畫作。我一面幫他解開扣子，一面告訴他，我要開畫展了，在哪裡哪裡，你有空來看。我想，這麼巨大的畫，他醒來時一定會發現的，他至少會好奇一下，到底發生了甚麼事情？

說不定他會罵我，不好好念書開什麼畫展。

他還會發現我自己報名參加畫室的課程。

我很想知道他在公司或者晚上和同事一起的時候，有沒有提到我？大概他會說：我兒子呀，我也不知道，就這麼長大了。

我畫得還不錯。透過畫室也認識一些人，他們會購買我畫的插畫，幾十元幾百元。第一次我和買家談了很久，後來就順利得多，每個月可以賺個兩三百元。有時我在麵店或者圖書館裡看到雜誌，都會拿起來翻一翻，希望看到自己的畫被放在上頭。

班上知道的人很少，呂曉玫大概是看過我最多畫的人了。有時候我覺得她在偷瞄我放在桌底下的畫本，這些時刻，她的眼睛會飄，不像上課發呆時那麼木頭。

反正她不會有反應，我也無所謂，就讓她看吧。我甚至希望她突然說話，發表一下意見。

有一次期末考，阿罕帶頭起事。導師恐嚇我們，這次題目是她出的，不好好念只有死路一條。我們猜想她已經把題目出好了，決定給她一個成績突飛猛晉的驚喜。

考試前兩天，我們摸進學校，阿罕帶人把風，由我負責開鎖。

「好了沒啦？」一直有人吵我。

我回頭瞪了那群嚇得發抖的傢伙。阿罕做了一個「你們是白癡嗎？」的表情，示意我繼續。

門鎖「喀擦」一聲打開了，我轉了門把，輕輕推開，路燈幽微的光被黑暗的辦公室吸了進去。

阿罕一隻手攔在門上，問我：「沒問題吧。」

我點了點頭，躡腳走進漆黑的房間。還好阿罕擋住那群興奮的笨蛋，以他們的手腳和腦袋，明天不用金田一或柯南，老師也會知道有人進來偷考卷。

我是不怕被發現，反正我本來就不是好學生。但我爸不知道。我無法想像有天他被叫來學校，教官一手抓著我的衣領，一手拿著我的便當盒或者偷來的考卷，那時候他會是什麼表情。

只憑著手電筒，我還是找到了目標物。我們拿去影印。拿到考卷的同學們居然一哄而散，回家查答案去了，也不知道有沒有聽進阿罕說的：別全對，會被發現的。

我和阿罕還得把考卷放回去。回學校的路上，阿罕顯得很輕鬆，一路踢著石頭，看著天空。成績對我們來說實在沒有甚麼大不了的，阿罕只是想搗亂，而我，只是剛好有這個技術，就幫忙他們。

在這時，一個長髮的黑影疾走，發出喀喀喀的聲響，隔得遠遠的，和我們交錯而過。黑影沒有說話，她似乎看見我們，低頭避開。

我覺得很眼熟，拍了一下阿罕，問：「那是呂曉玫？」

阿罕回過頭去看，用力打了我的頭：「你是愛上她了喔，看到鬼。」

回到家，我決定今天要等我爸回來。上周末畫室的課結束了，這一期的作品都被我帶回來，我想讓我爸當第一個觀眾。但今天他醉得更嚴重了，我把他推向床上，害得他襯衫口袋裡的名片全散出來。有幾張是他自己的，有幾張的主人看起來是他們公司的合作對象，還有一些舞廳的公關名片。

我拿了一張他的名片起來，準備夾在這一期的作品之中。這時忽然想到一個惡作劇。我拿起畫筆，在他的名片背後為我夢想中的畫作起草，還有署名。名片紙很滑，不好畫，不過沒關係意思到了就好。太小的細節可能看不清楚，例如我手上抓的是得獎的畫，他應該會懂吧。

完成後，我翻了翻，現在名片上有我也有他的畫像；正面是他的名字張正池，背面是我的名字張雲浩。

我爬回床上，想著他拿出這張名片自我介紹時候的樣子。

第二天，呂曉玫一如往常坐在我身邊。我不禁想起昨天那個人影，比起來，呂曉玫確實矮了許多。

老師進來時我有點緊張。沒想到上課上到一半時，他忽然點我站起來。

「張雲浩，你給我專心點上課。這題你上來寫。」我怎麼可能會，只好上去隨便寫了兩行算式，就被轟下台來。

忘記老師花了多少時間訓示我。對於被她叫起來羞辱，我有一點不滿。我打開課本，畫起老師被裝在便當盒裡的樣子，然後把課本一推，推給旁邊的呂曉玫看。一向沒有反應的她，先是震了一下，接著竟然「噗嗤」一聲。

放學時，我摸到放在書包裡的考卷。呂曉玫也在整理書包，她的動作很慢，好像打算等所有人都走了，才要離開教室。

我想起被老師羞辱的情景，一時衝動，把考卷抽了出來拿給她。

「喏，查一查，就不會考零分了。」

等我跑出教室才想起，我忘記提醒她不要全部寫對了。又想了想，就算有考卷，還得自己查答案，她也不可能考一百分吧。

考試時我一題都不會。我在考卷上畫滿插畫以表達我的不滿，最後畫上一個被吊起來鞭打的人。那個人就是我。鞭打完後，我心滿意足的交了考卷。

幾個有拿到考卷的同學，除了我和阿罕以外，分數都有大幅進步，也沒有人因此考一百分。但有件令我驚訝的事情，呂曉玫居然還是零分。

因為平均成績進步許多，導師十分高興，沒閒情管我那張畫得亂七八糟的考卷。我和阿罕也沐浴在計謀得逞的興奮之中，他開心的捉弄同學，我則繼續畫著我的畫，一面思考下一期畫室的錢怎麼來。

不能跟我爸拿，雖然我覺得他會給我，但我不想多讓他負擔。他若知道了，從此就會憂心我的畫畫得怎麼樣，就像小學時他送我去繪畫課插班時那樣。他拿著我得獎的作品，竟然在全班面前跟老師大讚我有繪畫的才華，他說到莫內、畢卡索，老師說我知道，讓他先坐下吧。

我吐吐舌頭，覺得丟臉死了。

這時教官居然宣布要突襲安檢。便當盒沒甚麼好檢查的，何況我也吃完了，所以安檢跟我無關。只是沒想到竟然有一個人把影印的考卷收在書包裡。

當那張折得整整齊齊的考卷，還有一雙鑲滿金粉的高跟鞋被放在呂曉玫桌上的時候，全班都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。尤其是阿罕，他張大眼睛和嘴巴，像一隻中風的牛蛙，隔空指了指考卷，對著我沒有發出聲音的動嘴：「你瘋了」。

呂曉玫從教官室回來已經是午睡時間。我趴著，聽到拉椅子的聲響，不敢抬頭。我猜想著她對教官說了什麼，她會供出我嗎？感覺呂曉玫今天趴得特別近，空氣裡有著她身上濃郁的味道，聞起來像是開瓶多年的酒，已經酸變。

「可以跟你一起吃晚餐嗎？」她竟然小聲地說。

我驚訝得抬頭，看到她趴睡的嘴角，微微彎起。

放學後，我默默走在她的身後，被她引入一間高級西餐廳。對一個背著書包的高中生來說，這場景實在詭譎，何況我還穿著制服。她反倒顯得很輕鬆，要我坐靠牆的沙發，

自己拉了椅子坐下。我左顧右盼，覺得周遭的眼神充滿了不解與訕笑。菜單來了，她很高興的點了牛排，我看了菜單上的價位，直覺想逃離這個不屬於我的地方，逃離眼前這一位堆滿笑容而且飛快點著餐的呂曉玫。她是誰呀？我想到那張考卷，它帶我進入一座滿桌燭光、服務生穿著西裝領帶、白餐巾還摺成帽狀的地獄。

她把服務生叫走，轉頭看著一臉疑惑的我，說「點一客就好，我不吃。」她拿起茶壺，幫我倒茶，用雙手端過來。看著她，我想起聊齋誌異裡的畫皮，覺得餐廳裡的冷氣太冷了。她看出我的窘澀，連說：真是抱歉，真是抱歉，你看起來很冷吧。說完竟然站起身，端著茶，作勢要坐到我身旁的沙發上。

我惶恐地看著一步步進逼的她，腦中一片空白，手中緊握的餐巾一定已經因為手汗濕透了。我的頭不自覺低下，發現在她制服百褶裙的下擺，竟然穿著金光閃閃的高跟鞋，一小步一小步，踢到我的跟前。她坐下的那一刻，我一聲尖叫，顧不得滿室驚懼的目光，顧不得呂曉玫，我拉起書包，拔腿衝出餐廳，一路喘回家裡。

那天之後，呂曉玫又恢復她面無表情的模式。我不知道後來是如何收拾的，那盤牛排真的送上來了嗎？呂曉玫自己一人吃嗎？她有沒有錢付賬離開餐廳？我只知道她仍然如常來上課，一句話不說，攤開課本，癡傻地望著黑板上飛舞的粉筆。

我不知道她是否仍會偷看我的畫作。我賭氣在想，畫畫是我的事情，我不會因為任何原因，就放棄在上課時，在我的課本上，將我的理想與興趣化為實作。我繼續描繪我的午餐，甚至天馬行空，不再拘泥於早上放入便當盒中的菜色，而是想到什麼畫什麼。龍蝦，魚翅，雖然沒有吃過但我在漫畫書、在電視上看過。有時我整整畫了一個早上，一套滿漢全席塞滿我的虛擬餐桌，我開心得連午餐都不吃就飽了。

我故意畫給她看，擺放整齊的刀叉，前方放著香噴噴的牛排。關於牛排的想像來自夜市，一塊一百二的牛排對我來說也很昂貴，但比起西餐廳，路旁是個方便聞香的場所。

我依舊每天遲到，在蒸飯室打理我的午餐。然而一向準時的呂曉玫居然比我更晚到，她眼神困倦，甚至在上課時打瞌睡，她的眼瞼留有不均勻的紅色粉塊，腫腫的，像是爬滿了蕁麻疹。她塗抹更多的香料，原先被掩蓋的酒氣卻反而突顯出來，甚至還多了一股不知是魚腥還是腐肉的臭味。

我並不喜歡，但也不完全排斥這種味道。因為爸爸的衣領上，也充滿了酒味、微腥的體味、還有每日更換的女用香水味。只是氣味隨著她打瞌睡的態勢蔓延開來，我並不想轉頭竊看她的衣領或者袖口，只覺得一股酸味就要從肚子裡脹出來，鼻子也癢癢的。那揉合了噁心反胃以及一點點遐想，一雙踩著高跟鞋的有點畸形的腳，在我的肚子裡走著走著。

我只好用畫畫來平復我顫抖的胃。我畫下一條魚，旁邊佐有薑絲和破布子，再畫上一雙長筷子，我用鉛筆的觸感替它淋上湯汁，想像它是一盤清淡卻鮮嫩的料理。

第二天中午，我打開我的便當盒，開心地想著早上夾到的竹筍肉絲、破掉的紅燒獅子頭……觸目卻是令我意外驚懼：一條從嘴唇到尾鰭完整的煎魚，壓著我期待的肉絲和獅子頭，靜靜躺在便當盒裡，塞得滿滿的。

我嚇得半死。

許多恐怖的想法盤據我的腦海，我努力不去思考那些幾乎不可解的恐怖情景，想像

著一個同學不小心把他的魚放進看似完全相同的便當盒中，或者我根本記錯了，今天早上睡眠不足，可能恍惚中將別人的午餐，整條魚移到我碗裡。

好奇驅使，我小心翼翼的拿起筷子，嘗了一口。

好腥！我差點打翻便當，也無心再吃了。我把便當拿去外面的垃圾桶倒掉，決定今天多吃點團膳剩飯，彌補我承受的災害。但是我吃不下，那條魚一直跳進我的心頭，在我的兩眼間游來游去，張口閉口，甚至大聲嘲笑，直到我放棄肉身的進食慾望，趕緊趴睡，想要平復創傷精神的飢餓。

下午上課時，我一直在東張西望，手中的水彩鉛筆只是無意義的畫圈。我發現阿罕直接趴著繼續睡，發現老師今天聲音特別高亢，一字一句都讓我心神紊亂。我轉頭看了呂曉玫，發現她竟然沒有在打瞌睡，而是恢復以往看著黑板的姿勢，甚至像是聽懂一般，隨著老師手中粉筆的起落，乖巧地抬頭、點頭。她看起來很得意，看起來很輕鬆，神情就像那天幫我點餐時一樣。

幾天後，我的便當盒裡意外出現了一整隻雞腿。我翻開課本，一頁一頁檢視我的畫作，不敢做出明確的猜想。

我決定做一個實驗，某天早上故意在課本畫上一隻巨大的龍蝦，把兩支螯畫得尖銳像是可以刺破課本。我偷瞄了她，發現她正在打瞌睡，心裡居然有點倖喜。我回想起過去幾天的情景，在心中排除一些微小的可能性。我甩了甩頭，繼續畫我準備交給雜誌公司的題材。

然而第二天，我在蒸飯室裡就能感覺到便當盒多出的重量。我找了一個隱蔽的樹叢，掀開一角，一隻巨大的紅色的螯，砰然躍出，叉住我晃動到最高點的心臟。

往後幾天是我最難熬的日子。我需要一些不需腦袋的工作，儀式，來消解我的不安。我每天守夜，直到爸爸回來，慢慢拖著他走向房間。我幫他更衣脫鞋，折衣服，折領帶，還拿毛巾沾了熱水，在他身上胡亂擦一陣，發現他的胸口有許多紅色的細小的瘀傷，手臂也是。我翻遍抽屜找到一瓶見底的萬金油，抹一點點在手指，輕輕擦到那些瘀傷的地方。他沒有喊痛或者喊涼，因為他醉得太深了。我可以猜到這些傷是怎麼來的，這麼細小的啄痕應該不會痛，但我還是不想看到他們盤據著爸爸的胸膛、和他弓起的手臂。

我希望紅紅紫紫的斑塊早點消失。

幾天後我終於忍耐不住了。我對嘻皮笑臉來鬧我的阿罕一陣咆哮，看他帶著錯愕的臉孔回到位子上，覺得這一切都夠了。我要找出來，找出這一切的源頭。但是我不可能埋伏在蒸飯室，於是我選了一個最簡單但也可能是最愚蠢的方法。

放學後，我小心翼翼地在走廊盡頭等待。她終於走出來了，提著她的書包，自然地走下樓梯。我趕緊跟上，卻發現她轉進了另一棟大樓的女廁。我以樓梯牆做掩護，假裝看著欲黑的天空發呆，卻又要不時瞄向女廁的出口。我害怕被她發現，不知要如何解釋，更害怕有人經過。

她用了許多時間，終於出來了。在黑暗中，我可以肯定她穿上高跟鞋，換了極短的熱褲或者裙子，遠遠的看不清楚。

我默默跟在後頭，心裡希望他轉進任何一條巷子，拿出鑰匙，開門走進一棟公寓或者透天屋。但是她沒有。她怡然地走在大街旁，竟然進了賣場，拿起門口的籃子，好像

已有目的似的直往內走。

她竟直走到魚貨攤位，不知撿了什麼，隨即轉身。我趕緊逃出賣場，找到一個隱蔽處，好好喘口氣，思考著我要不要繼續進行這危險的跟蹤。

我想到賣場所代表的意義，想到那隻魚，那隻雞腿，還有那隻龍蝦螯，一股噁心感讓我差點吐了出來。

她走出來，在門口四處環顧，不知找什麼。剛剛買的東西沒有提在手上，應該也在包包裡，和她的制服放在一起。

她的眼睛是一對掃射中的機關槍。我已經躲起來了，卻覺得渾身被螫疼。她轉過身來，好像看到我又好像沒有，詭異的笑了一陣，突然箭步往另一個方向走去。

我決定繼續跟著她，並且馬上就後悔我的決定，只是在每個轉角，我不需要刻意加速也不會被她甩開，只好狠了心，要跟就跟到底。

她在一處閃爍著巨大霓虹燈的店前停了下來。我抬頭看了招牌，有點眼熟，這不就是爸爸口袋裡的名牌上，最常出現的舞廳名字嗎。但我無心多想，我的腦海中盤踞著便當盒的事情。我愣愣地看著舞廳門前的人群，她的身形，在紅綠藍不同燈光照射下，很難讓人聯想起白天張口對著黑板癡看的呂曉玫。一雙閃閃發亮的高跟鞋，托著她瘦到骨頭的腳板，竟顯得世故而且蒼老。

我注意到，她打開門卻沒有走進去。她回過身，眼睛定住的看我所在的騎樓。我驚嚇得不能挪動一根手指，只希望夜色夠暗，能掩蓋住閃爍的霓虹。

但她竟然揮起手。她張開口，朝著我的方向說話，距離太遠又隔著馬路，我什麼也聽不見。她又指了指舞廳內，把口張得更開，放慢說話的速度。

我聽不到。

她從皮包裡拿出一張小卡，朝我揮了揮，示意我過去。我只好硬著頭，從躲藏的夜色中走出來，一步一步，不安地走向她。她得意地笑起來，把手中的卡片遞給我。

我終於懂了，喧鬧的街道忽然變得異常安靜、寒冷。

那是一張爸爸的名片，背面畫著一對父子，還有我的簽名。